

增批
歸方評點史記

同文圖書館
印行

卷一

解方年表文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王鑒曰此傳
議論正而氣
勢潤達

董份曰其稱
獨行君子則
亦非退處士
也蓋故為抑
揚發憤而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
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
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
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凌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

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沉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己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

倪思曰既說
鄉曲之俠又
問巷之俠又
匹夫之俠節
節不放過要
見難之又難
反復愈明

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
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
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
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
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

鍾惺曰其餘
庸人句冷而
妙

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
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
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
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
味。乘不過輶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
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
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
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
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
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

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
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
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陳
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
白。梁韓無辟，陽翟辟兄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
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
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
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
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
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

唐順之曰一
段已了郭解
下持詳其事

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
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
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
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
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
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
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有郡國爲人請求事
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
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

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

董份曰明游
俠不與豪
同類以應前
語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間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孫鑠曰神色
意態亦頗具
造語多工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
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
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此兩
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鵠鷄貝帶傅脂粉化閼籍
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
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
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
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
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帶後穿覺

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

田汝成曰通
無他能獨長
公主賜之假
之有微詞矣

惜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
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
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孝景帝時。
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
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卽位。
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
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

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嬀
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嬀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
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嬀。太后由此嗾嬀。
嬀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
使賜嬀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嬀遂死。而案道侯韓說。
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
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
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
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

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
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
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
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
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
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